

達悟族 與海的連結

——訪《大海之眼》作者夏曼·藍波安

| 作家與談

Syaman Rapongan Interview: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ao and the Sea

| Talk to Writer

「我跟其他海洋文學作家，像是住在不同星球的人。」



文：林芳儀（特約撰述）

圖：王文彥、許喻理

我覺得這就是我追求的文學創作——攜帶身體進入水世界，浮出水世界就是我的華語文字，於是荒漠大海成為我古典文學的浩瀚圖書館。

——《大海之眼》



夏曼·藍波安不使用漁網，也不用氣瓶，以最直接的姿態與海洋生活。（攝影：王文彥）

來自海洋：攜帶身體進入水世界

「我要問一下我兒子，晚上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抓魚。」剛抵達夏曼·藍波安的屋前，他便淡淡地說著。與海相伴，一條條飛魚曬在屋前，這就是他的生活，是城市人難以想像的，呼吸一般自然的海洋民族日常。

蘭嶼島上，海風鹹鹹，夏曼·藍波安徐徐說著話，這裡的時間作息和城市不同，間及平日的寫作時間，他說：「不一定，飛魚季時，心都在海上。」現在正是飛魚的季節，夏曼·藍波安隨興所至，習慣晚上出海，一去就到黎明；而未出海時，他的夜晚會提早結束，凌晨3、4點起床寫作。下午的時間呢？在山上。

他的時間依季節、依風向、依浪況決定，達悟族語中，還有一些專門形容風與浪的詞彙，比如哪種浪會有魚類？那是達悟族人長久以來出海累積的經驗，難以用華語表達，僅能用方向、大小來說明。即使如此，在一冊又一冊海洋文學作品當中，夏曼·藍波安還是用華語把海洋的美描繪得淋漓盡致，完整轉譯海洋民族的生活感受。

夏曼·藍波安筆下的海太美，太鮮活。他說：「我的身體就是海洋文學，我們跟海洋有情感，跟波浪有情緒，跟魚類有連結。」他們的人與海分不開，也和魚分不開，還分成女人吃的魚、男人吃的魚、老人吃的魚、孕婦吃的魚，這樣的分類方式，建構





蘭嶼島民放養的羊隻，是島上獨特的風景（攝影：王文彥）

出蘭嶼獨有的魚類文明。「女人吃的魚都是漂亮的，男人吃的是比較不漂亮的魚，而孕婦吃的魚，油脂很豐富。」蘭嶼人的生活緊扣著海裡的魚，他們抓魚，抓什麼樣的魚，便連結到對應的人群。

「我們不講去哪裡抓魚，那是我們的禁忌，怕惡靈會把魚趕走。」達悟族人依循著部落傳說所衍生的禁忌，他們相約抓魚，只跟隨帶頭者走到一處地方，心領神會。

除了出海抓魚，達悟族男子也親自挑選樹材，造拼板舟。船身上面畫著「船的眼睛」，幫出海的人看四面八方，而「星星」用族語來說，便是「天空的眼睛」。夏曼·藍波安的其中兩部作品，就分別以《天空的眼睛》及《大海之眼》作為書名。

走到城市：浮出水世界就是我的華語文字

「馴化不是壞事，也不是好事，就是一個全球化的趨勢，像南美洲少數民族作家不得不說西班牙語，我們則不得不說華語。」當一個族群被邊緣化，遭到馴化，就連訴說這段痛苦歷程，都要使用別人的語言。

《大海之眼》當中，夏曼·藍波安談及從蘭嶼到臺北念書，一個海洋民族的人眼見各種差異，文化差異，階級差異；又到格陵蘭，看到因紐特人同樣遭到邊緣化，南北各異，卻又有相同的遭遇。他說：「我們被發現，被看到，都是起源於大航海時代，麥哲倫航行一圈，證明世界是圓的，我非常佩服他實事求是去證明。但整個大洋洲被看見之後，紛紛淪為殖民地。」

從海洋看向城市，從北方看回南方，來自海洋的男人目光炯炯，看向外在環境，與城市人不同。城市人的作息生活被體制化，於是只能向內在探查。

在台北生活和考大學期間，夏曼·藍波安接觸了不少臺灣文學作品，在南陽街看了一份又一份報紙副刊，當時刊載著季季、夏志清、李昂、朱天心等作家的文章。閱讀的同時，他感到一陣空洞，無論寫都市，寫鄉村，抑或寫到海邊，這些都是「城市」的文字，屬於城市的文學，對一個蘭嶼人而言，太過遙遠陌生。

「城市文學是虛構的文學。」夏曼·藍波安直截了當的說。

他說的虛構，是指在「城市文學」當中所描寫的空間環境，多半是隱喻人的內心活動，眼見之物即是內心的投射。體制化的城市，有許多被困住的靈魂，因此「城市人」寫出困於其中的艱難。夏曼·藍波安想要書寫寬廣的空間，自由的靈魂，而他的自由，跟海洋緊緊相繫。

夏曼·藍波安筆下的海洋空間，真真切切，美麗又富有詩意，裡面沒有人類百轉千迴的內心活動，只有人海合一的純粹波動。他自承，書寫時最難的是描寫人物，只有寫到海，文字會直接流瀉出來。「別人說我寫的海有詩意，我沒特別感覺，因為我就只是很直接的寫，沒有多想，那就是最真實的體驗。」

在《大海之眼》當中，夏曼·藍波安寫到對於族中長者而言，到城市生活，做不是傳統的工作，就是「虛構的人生」。當他隻身從蘭嶼來到臺北，陌生的環境令他深有所感。對於出身在城市的人，城市空間與他們的身體分不開，而對於出身在海洋的人，城市太陌生，太虛幻，只有回到海上才是「真實的人生」。因此，16歲時便遠赴臺北念書、工作的蘭嶼少年，歷經16年，終於又再次重返蘭嶼，與海為伴。

也是在回到蘭嶼之後，他才開始書寫，每一部作品都與海洋有關。從最初出版的《八代灣的神話》、《冷海情深》，到近期出版的《安洛米恩之死》、《大海之眼》，達悟族的傳說深深刻在他的皮膚裡，去經歷海的一切，經歷外來者對這個海洋文化的侵襲。他寫海的真實面貌，寫海洋民族的文化，在眾多的「城市文學」當中，注入一股「活水」，活著的海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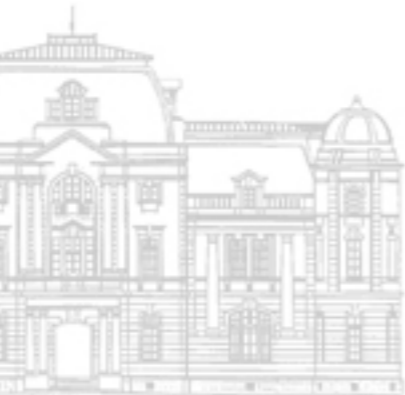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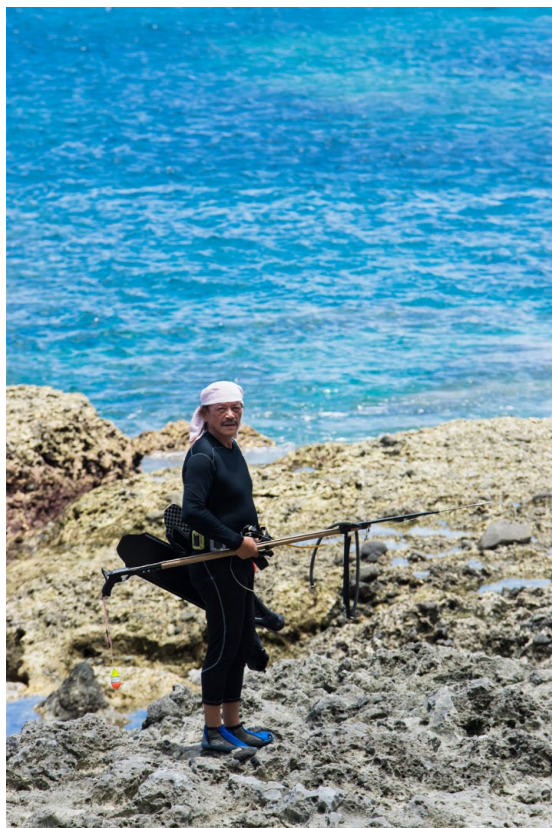
我手寫我海：於是荒漠大海成爲我古典文學的浩瀚圖書館

對夏曼·藍波安的書寫影響最大的，不是其他文學作品，而是這個民族抓魚的人。他說：「我跟其他海洋文學作家，像是住在不同星球的人。」

海洋文學，基本上是學院式的分類，定義較寬廣，並不明確。而夏曼·藍波安自封「海洋文學家」，他所認爲的海洋文學，是要有海、海洋生物、文化、民族，全都連繫在一起。

「海明威的《老人與海》、梅爾維爾的《白鯨記》被視爲海洋文學的經典，我覺得奇怪，裡面描述的海很不真實。整整 84 天沒補到一條魚，還算是漁夫嗎？爲什麼要殘忍地攻擊白鯨呢？」夏曼·藍波安覺得他們不懂海的變化，他們的海看不到影像，反而著重描繪人心，可以說是很好的城市文學，不能算是海洋文學。

他認爲真正的海洋文學，主角是海，而不是人。「如果寫海，只是爲了隱喻人的抵抗意志，那麼海就成了配角，這是虛構的海。」



「60 幾歲還親自造船潛水捕魚的作家，沒有別人了。」
夏曼·藍波安如是說。(攝影：王文彥)



致力於書寫真實的海，在一些評論家眼中，是把海洋美學化的舉動，夏曼·藍波安對此不以爲然。「我們天天看海，對環境的敏感度完全不一樣。像法國作家皮耶·羅遜的《冰島漁夫》，前面章節描繪北海的浪就很吸引我。」不同的海，有著不同的面貌，正因爲對海的環境熟悉，他才會特別著墨在海洋的各種真實細節。

2005 年，夏曼·藍波安划著拼板舟，走訪南太平洋諸島，在各個海洋民族身上尋到熟悉的氣息。他要書寫海洋，要認識同樣跟海一起生活的族群，用「大海之眼」看世界。他說：「環境會孕育出不同的作家，全世界的海洋民族，像南太平洋那些島嶼上的人們，幾乎都是經濟上的弱勢者。」言語間，身爲蘭嶼人遭到邊緣化的處境，不言而喻。

文學界常將他和廖鴻基的作品放在一起討論，他說：「廖鴻基的散文寫得很好，尤其《討海人》充滿了感情。」不過，身爲海洋民族，夏曼·藍波安對於漢人所書寫的海感到陌生，畢竟相對於達悟族，漢人與海的距離較遠了些。「我們跟漢人的文化背景不太一樣，我們一出生就跟魚類，跟風向，跟颱風，跟造船，我們都是直接的關係。」漢人觀察海，而達悟族人感受海，能同海一起呼吸，是身爲海洋民族的驕傲。

接下來，夏曼·藍波安會繼續書寫海，書寫自己的海洋民族。他說：「我正在寫一個沒有信箱的男人，全世界被殖民的民族都是沒有信箱的人，因爲歷史由殖民者書寫，而信箱裝載著文字，是歷史的象徵。我們沒有信箱，不表示沒有歷史。」他要寫部落的歷史，從神話故事到日治時期，再跨到現代。

一個海洋民族的歷史，受海的孕育；一個身體是海洋文學的男人，書寫著一個被海洋孕育的民族。

採訪後記

結束關於海洋文學的漫談，夏曼·藍波安帶編輯團隊去看他的拼板舟，內部漆成了藍色，在灘上的幾艘船當中，格外亮眼。「以前這裡有很多艘拼板舟，現在只剩幾艘了，很多族人改用機動船出海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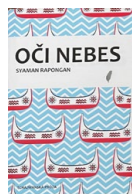
接著，帶領編輯去看族人刮魚鱗，那裡是機動船停泊的地方，是特別闢出的小港口。夏曼·藍波安用族語和族人閒聊，其中夾雜幾句華語：「今天浪大，晚上不好出海啊。」

蘭嶼人跟海一起生活，看著海浪，等著適合出海的日子，一點都不想馴化它。



夏曼·藍波安與他親手打造的拼板舟。(攝影：許喻理)

夏曼·藍波安外譯作品精選



《Oči nebes》
中文書名：《天空的眼睛》
語言：捷克文
譯者：Jana Šimonová
出版年份：2017
出版單位：IFP Publishing



《冷海深情－シャマン・ラボガンの海洋文学(1)》
中文書名：《冷海情深》
語言：日文
譯者：魚住悦子
出版年份：2014
出版單位：草風館



《大海に生きる夢》
中文書名：《大海若夢》
語言：日文
譯者：下村作次郎
出版年份：2017
出版單位：草風館

夏曼·藍波安的海，不只為臺灣文學界帶來更流動的視界，甚至漫延到世界各國。他的多部著作陸續譯成英文、日文、韓文，其中日譯作品有《黑色的翅膀》、《冷海情深》、《天空的眼睛》、《大海浮夢》，以及短篇的〈漁夫的誕生〉、〈海人〉等，在一眾臺灣原住民作家當中，屬他日譯冊數最多。另外，夏曼·藍波安的散文集《海浪的記憶》被翻譯為法文，《天空的眼睛》甚至譯為捷克語，是難得的譯作。

夏曼·藍波安對海洋的記憶，也以圖像的方式呈現，並且以華文、日文、英文三種語言並陳。散文集《海浪的記憶》第二卷的文字，搭配圖畫，製成了繪本書《海浪的記憶：我的父親》；而小說《冷海情深》第二章，也獨立成繪本書《冷海情深：黑潮的親子舟》。夏曼·藍波安筆下的海洋故事，鮮活動人，藉由各國語言轉譯，遙遠國度的人們也能看見蘭嶼人的海。

夏曼·藍波安 Syaman Rapongan



(攝影：王文彥)

1957年生，蘭嶼達悟族人，淡江大學法文系畢業，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。是文學作家，也是人類學學者，以寫作為職志，現為專職作家。他的創作核心圍繞著自身經歷，海洋、飛魚、傳統達悟人的生活智慧和現代衝擊下的悲喜。作品出版以來獲獎無數，1992年《八代灣神話》獲中研院史語所母語創作獎，1999年小說《黑色的翅膀》獲吳濁流文學獎、〈漁夫的誕生〉獲2006年九歌年度小說獎、《老海人》獲2010年金鼎獎，2017年獲得第40屆吳三連文學獎，2018年獲《鹽分地帶文學雙月刊》評選為台灣當代十大散文家。最新作品《大海之眼：Mata nu Wawa》獲得臺灣文學獎。夏曼·藍波安現定居於故鄉蘭嶼，創作不輟。

夏曼·藍波安作品年表

《大海之眼：Mata nu Wawa》印刻文學
臺灣文學獎獲獎作品，夏曼·藍波安頗有自傳意味的小說，訴說深埋心海的傷痕童年曾被「魔鬼」抓走兩次的小男孩，拒絕保送師大，成為四處流浪做粗工、籌學費的達悟青年，數十年來的曲折航程，最終以海洋文學找回大海的尊嚴。

《大海浮夢》聯經出版
本書呈現了夏曼·藍波安生命與大自然接觸的軌跡，更是半世紀以來對自我與家園的探索與感悟，更寫及庫克群島、斐濟、印尼群島、巴布亞、大溪地、菲律賓，廣及南太平洋的諸多群島的探險，是臺灣海洋文學的經典之作。

《八代灣的神話》聯經出版
夏曼·藍波安把小島上各種奇想、傳說的源流，口傳故事的神秘與動人，首次用文字記載，島嶼上詩歌文化起源的奧秘，藉著長輩的口述、島嶼上人們的流傳，帶來無盡的文學想像。

《老海人》印刻文學
夏曼·藍波安的短篇小說作品。以達悟族語和漢語交敘的方式，別具一格的語法，結合親身經歷與民族傳統，書寫屬於蘭嶼達悟民族的海洋文學。他筆下的「海人」們，或是被部落視為異類的邊緣人，或是無法停止漂泊的浪子，都在海潮間尋覓、守護自己美麗靈魂的寧靜純潔，破譯命運的智慧密碼。

《航海家的臉》印刻文學
以海洋的語言邏輯、達悟族的思想傳承，寫下「回家」的感想。回到原初，生命的起始點，回到「靈魂先前的肉體」（父母親）的懷抱，以勞動透視自己的靈魂，思考祖先與族人的生命價值觀，對比蘭嶼與臺灣的差異，進而體會質樸與謙虛的內在力量。



2018



2014



2011



2009



2007

2015



《安格米恩之死》印刻文學
安洛米恩是航海家族的後裔，繼承達悟人血液裡的海洋脈動，在水世界裡，他是資質一流的潛水夫；陸地上，卻被族人視為不正常的「神經病人」，沒有讀寫漢字的能力，沒有賺錢的工作，唯一的寄託是部落裡的一個男孩，達卡安。安洛米恩想著，有一天，他要把家族的航海故事告訴達卡安，讓他長大了以後，有傳統知識可以依賴，可以過生活……

2012



《天空的眼睛》聯經出版
「天空的眼睛」達悟族語意指星星。這部小說以一位歷經風霜的男子為主角，描述他在島上的部落生活與孫子的相處，面對遠到臺灣工作的女兒死訊，以及他在海洋世界多次與大魚交手，這不僅是老人與海，也是蘭嶼島上的一則生動的人文寫照。

2010



《冷海情深》聯合文學
本書是夏曼·藍波安第一本真正屬於自己的散文，成書於1997年。他書寫一個達悟族人，從蘭嶼到臺灣，闊別十多年後，再度回到蘭嶼，並選擇了深情留守的回歸。這是從施努來到夏曼·藍波安，漢化痼疾層層剝離的過程。他重新降生於祖靈盤踞的島嶼，找回失傳凋零的技藝。

2009



《黑色的翅膀》聯經出版
一則島嶼與海的故事，紀錄著4個達悟青年自小愛戀海洋的夢想與友情，從孩童的眼中看著長輩的歸航到自己的首次出航，生活圍繞著拼板舟、大海藏匿的浩瀚知識，又得兼顧漢人老師帶來的學習，部落與「文明」相遇的火花，在生動、有趣的求學歷程與兒時回憶下，與長大成人後該何去何從的想像譜成一曲愛戀大海的樂章。

2002



《海浪的記憶》聯合文學
透過深情文字，夏曼·藍波安傳敘出原住民文化的承繼與實踐過程，也展現一個獨特的海洋民族與海之間相依相惜，引領讀者進入此一神秘龐大的藍色勝境。